

戊子初秋,风清气淡,于台北徐州路上一处安静的庭院里,听李行导演娓娓道来,有种难以言表的感动。说起李行导演,我总是将他与《汪洋中的一条船》与《小城故事》两部影片联系起来。

出人意料的是,李行导演最引以自豪的并非那份骄人的成绩单。他看重的则是自己与谢晋导演那份朴素的兄弟之情,甚至对他俩首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都记得一清二楚:“1992年1月10日,在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电影导演会,我们一见如故。古人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我们是‘何以抒怀,唯有杜康’。谢晋擅饮,我肝不好,没敢多喝,但实际上也灌了不少黄汤水。后来,我放了一部《唐山过台湾》给他看,电影还没结束,他就叽里咕噜个不停,说,假如导演名字换成谢晋,没有人会怀疑;而把《芙蓉镇》说成是李行作品,也照样行得通。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距离更近了。”1999年,李行先生在台北组织“谢晋电影回顾展”,没想到,正遇上“9·21大地震”。那晚,强烈的震撼感将李行先生从梦中惊醒,他不由得为老友安危担心,便急急赶往谢晋下榻酒店。谢导向来睡眠甚佳,随行的长子谢衍就在父亲隔壁,发现情况有异,跃身而起,猛敲父亲房门,进门内毫无反应,便只得从阳台跨过铁栏杆爬过去,唤醒

世事总是充满悖论无常:比如我是个重度障碍障碍症,怕接电话,怕加人微信,怕跟陌生人说话,怕身处联欢式大局……一切一切需要说话的环境,都会停杯投箸不能食。

但是我做了记者,然后又做了电商。都需要交际。

如果说家庭主妇每天需要接触的人有三四个,普通上班族每天需要接触的人有八九个,记者每天需要接触的人就有十五六个,而电商,尤其是奋战在客服第一线的电商,每天需要接触的人大概要有五十到一百个甚至更多更多。

一百个!想到这个数字,内心深处那个惊悚的小人已经瘫软在地,惨叫救命。

然而,是鸭子,总归要被赶上架的。于是开启了一个月说话比以往一年还多,语气词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周的人生。每天都在快速反应——回答、对话,多线程处理这样那样的事。

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真是开盖有惊喜哦。

首先是来自身边亲友的倾情相助,各行各业尤其是做了十余年电商的前辈,多有自告奋勇前来帮忙。无论是品牌上线当天被自己的文章刷屏时候那种想要蹭到每个人微博和朋友圈底下抱拳说谢谢的受宠若惊,还是越来越多人真心实意变着法儿帮忙让我知道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至于一无所有的安全感,都慢慢幻化成了这样的场面——刚刚起步的菜鸟,穿着件粗衣,提着把破刀,在新手村村口探头探脑想闯荡江湖,结果有个大侠携风而来,随手送了个易筋洗髓的灵果还传了套降龙十八掌,最后拍着胸脯说你以后跟我混……有一种偷着鸡的超高兴!

其次是来自更多陌生人的善意,曾经有买家留言:“祝你们遇到很多美好的

客人。”焦头烂额忙碌中,突然很感动。真的一直在遇见美好:有太多客人不厌其烦与大家分享使用感受,让内心自带一整本新广告法的人都觉得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偶尔发错货了马上补发致歉时客人的谅解安慰“我不会跟你们老板说的你怕怕”;多发了优惠券,对方说“放心,我还是只用一张,不让你为难”;还有某天,客服小妹来电,说有买家要她带话给我:“微博上关注你很久,从未评论,如今虽然力量小,但一定要来支持。”

说实话,从筹备品牌这十个月到品牌上线这一个月,将近一年时间,受过委屈也经历过挫折,投身互联网,真的会打开通往几千万人的新世界的门,进入一座障碍障碍症的试炼场:这座试炼场很残忍,数字为王,刁客时现,绝对不是由心灵鸡汤构建的美好乌托邦;这座试炼场也很温暖,有熟悉的或陌生的人的正能量,足以抵消负能量并有不少盈余,让人满血复活,继续走下去。

真的不再怕了,有时候遇见有质疑有不满的客人,竟然还胆敢主动上前询问、沟通、解释,对方从厌恶变接受,从接受变喜欢的过程,转换出的能量足以炸裂内心怯弱卑微的小宇宙。

在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里面,絮絮诉苦是排名第一的,总觉得卖弱太无味也太无趣,吐槽每天都该有限额。看到光明,即能身处光明。

所以,会好好消灭自己的障碍障碍症,欢欢喜喜每天给一百个爷爷当孙子,热忧希望以后给更多爷爷当孙子——对,这就是一颗电商的心。

有群千里来相聚,请看明日“互联网+”生活本栏。

决心已下,她开始整理东西。那个地方似乎也用不着多带什么,但几件日常替换衣服总要随身带的。她打开床下一只皮箱,一件真丝碎花旗袍,一副白棉袜,一双黑布鞋,一把折扇,带着陈年的气息跑了出来。最后定格在她眼前的一串沉香木手串,更是让远古的幽香撑满空间。

她叹了口气,明知这些东西哪会再用呢,但她还是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用一块丝巾裹好,连同几件常用的替换衣服一起放到备好的旅行箱里。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收拾完行李,抬头望望客厅里悬着的鸟笼,那只画眉一声不响,呆呆地看着老太太这些天的忙碌。她取下鸟笼对它说,放你走好不好?画眉是老伴的爱物,老伴临走前对她说,就让它代我陪陪你吧。

现在她要走了,这一走也不知几时再回来。她把鸟笼拎到窗前,打开窗门又打开了鸟笼。“腾”的一下,画眉张开翅膀飞走了。

听到她的决定,子女们惊呆了。老太太虽八十多了,但身体还硬朗,手脚也还利索,平时也不用家人多操心,以后即使想住养老院,

匠匠的树枝,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影子。看着那闪烁不定的光影,心都要碎了,半年前与谢晋导演畅谈的情景浮现在眼前。记得那天谢晋兴致很高,几乎有问必答,并且保持一贯直言不讳的风格。关于张艺谋,他直陈将宋朝戏放进九寨沟拍摄,简直匪夷所思;关于陈凯歌,他为没能看到《霸王别姬》同等分量作品面世而感到遗憾;至于姜文的电影在他看来,好像也有点不知所云,但对他在《芙蓉镇》“扫地”以及“在米豆腐坊抚摸刘晓庆”那两场戏赞誉有加。尽管眼光独到、严苛,他对贾樟柯《三峡好人》倒是投以青眼,或许影片聚焦普通人的境遇更能赢得谢导的认同。

谢晋导演一生所拍摄

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熟悉谢晋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干杯少。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也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影片!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

阿长

别时他从怀里取出一串沉香木手串,缓缓套进她手腕。他说家无长物,这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念想,也只有她戴了才好看。

她泪流不止,得知父母不允这门亲事并已将她许了人家后,她已哭肿了眼睛。他也有泪,而后咽下,轻轻劝慰:依了爹娘吧,那后生听来不错,家境也比我好,你找了份好人家,我也会放心的。

两年前,得知她老伴已去世,他找到她,嗫嚅道:小娥,我还是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见她垂泪不语,他心痛了,问她是不是顾虑子女儿孙啊……

这一次,是她找到他。养老院里,他中饭后,口齿不清楚,但她还是听出来了。他说,小娥你还是来了呀……是的,来了,我在你边上,不走了。她伏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

她在他身边,陪了他九十九天,为他送终。她把她的碎花旗袍,她的黑鞋白袜,还有那把折扇,一起葬在他的墓穴内,只把那串珠子缓缓套进自己的手腕。

沉香木的气味让她的梦跌宕起伏。梦里,一会儿两个人,一会儿三个人,一会儿一群人,一会儿又一个人。她的梦很长很长。

谢晋导演一生所拍摄

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熟悉谢晋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干杯少。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也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影片!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

阿长

别时他从怀里取出一串沉香木手串,缓缓套进她手腕。他说家无长物,这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念想,也只有她戴了才好看。

她泪流不止,得知父母不允这门亲事并已将她许了人家后,她已哭肿了眼睛。他也有泪,而后咽下,轻轻劝慰:依了爹娘吧,那后生听来不错,家境也比我好,你找了份好人家,我也会放心的。

两年前,得知她老伴已去世,他找到她,嗫嚅道:小娥,我还是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见她垂泪不语,他心痛了,问她是不是顾虑子女儿孙啊……

这一次,是她找到他。养老院里,他中饭后,口齿不清楚,但她还是听出来了。他说,小娥你还是来了呀……是的,来了,我在你边上,不走了。她伏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

她在他身边,陪了他九十九天,为他送终。她把她的碎花旗袍,她的黑鞋白袜,还有那把折扇,一起葬在他的墓穴内,只把那串珠子缓缓套进自己的手腕。

沉香木的气味让她的梦跌宕起伏。梦里,一会儿两个人,一会儿三个人,一会儿一群人,一会儿又一个人。她的梦很长很长。

谢晋导演一生所拍摄

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熟悉谢晋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干杯少。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也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影片!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

阿长

别时他从怀里取出一串沉香木手串,缓缓套进她手腕。他说家无长物,这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念想,也只有她戴了才好看。

她泪流不止,得知父母不允这门亲事并已将她许了人家后,她已哭肿了眼睛。他也有泪,而后咽下,轻轻劝慰:依了爹娘吧,那后生听来不错,家境也比我好,你找了份好人家,我也会放心的。

两年前,得知她老伴已去世,他找到她,嗫嚅道:小娥,我还是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见她垂泪不语,他心痛了,问她是不是顾虑子女儿孙啊……

这一次,是她找到他。养老院里,他中饭后,口齿不清楚,但她还是听出来了。他说,小娥你还是来了呀……是的,来了,我在你边上,不走了。她伏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

她在他身边,陪了他九十九天,为他送终。她把她的碎花旗袍,她的黑鞋白袜,还有那把折扇,一起葬在他的墓穴内,只把那串珠子缓缓套进自己的手腕。

沉香木的气味让她的梦跌宕起伏。梦里,一会儿两个人,一会儿三个人,一会儿一群人,一会儿又一个人。她的梦很长很长。

谢晋导演一生所拍摄

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熟悉谢晋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干杯少。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也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影片!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

阿长

别时他从怀里取出一串沉香木手串,缓缓套进她手腕。他说家无长物,这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念想,也只有她戴了才好看。

她泪流不止,得知父母不允这门亲事并已将她许了人家后,她已哭肿了眼睛。他也有泪,而后咽下,轻轻劝慰:依了爹娘吧,那后生听来不错,家境也比我好,你找了份好人家,我也会放心的。

两年前,得知她老伴已去世,他找到她,嗫嚅道:小娥,我还是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见她垂泪不语,他心痛了,问她是不是顾虑子女儿孙啊……

这一次,是她找到他。养老院里,他中饭后,口齿不清楚,但她还是听出来了。他说,小娥你还是来了呀……是的,来了,我在你边上,不走了。她伏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

她在他身边,陪了他九十九天,为他送终。她把她的碎花旗袍,她的黑鞋白袜,还有那把折扇,一起葬在他的墓穴内,只把那串珠子缓缓套进自己的手腕。

沉香木的气味让她的梦跌宕起伏。梦里,一会儿两个人,一会儿三个人,一会儿一群人,一会儿又一个人。她的梦很长很长。

谢晋导演一生所拍摄

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熟悉谢晋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干杯少。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也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影片!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

阿长

别时他从怀里取出一串沉香木手串,缓缓套进她手腕。他说家无长物,这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念想,也只有她戴了才好看。

她泪流不止,得知父母不允这门亲事并已将她许了人家后,她已哭肿了眼睛。他也有泪,而后咽下,轻轻劝慰:依了爹娘吧,那后生听来不错,家境也比我好,你找了份好人家,我也会放心的。

两年前,得知她老伴已去世,他找到她,嗫嚅道:小娥,我还是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见她垂泪不语,他心痛了,问她是不是顾虑子女儿孙啊……

这一次,是她找到他。养老院里,他中饭后,口齿不清楚,但她还是听出来了。他说,小娥你还是来了呀……是的,来了,我在你边上,不走了。她伏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

她在他身边,陪了他九十九天,为他送终。她把她的碎花旗袍,她的黑鞋白袜,还有那把折扇,一起葬在他的墓穴内,只把那串珠子缓缓套进自己的手腕。

沉香木的气味让她的梦跌宕起伏。梦里,一会儿两个人,一会儿三个人,一会儿一群人,一会儿又一个人。她的梦很长很长。

谢晋导演一生所拍摄

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熟悉谢晋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干杯少。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也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影片!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

阿长



蕉亭图 (中国画) 南水

萍踪留痕

贾立夫

登鹤雀楼  
河含细浪水轻柔,山抹微云古象幽。更上一层桑梓近,相思无尽暖心头。

观壶口瀑布  
天上黄河破雾来,驾风追日不徘徊。千滔万浪龙门过,地动山摇响巨雷。

过雁门关  
千仞雄关锁恶沙,英雄碧血沃桑麻。狼烟散尽睡睡日,归雁翩翩映彩霞。

题普救寺  
夕照西厢笔薄纱,春临银杏绽新芽。人间不误鸳鸯梦,一曲恋歌向绮霞。

瞻乐山大佛  
青山有灵化弥陀,笑对三江镇水魔。景仰为民施福者,千年香火伴弦歌。

梦琵琶亭  
又是萧萧怨荻时,琵琶醉客两相痴。诗人一梦应惊醒,再续浔阳绝妙辞。